#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 黄氏日抄卷四十七

宋 黄震 撰

## 讀史二

### 漢書

#### 董仲舒

自孟子没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賈誼

天資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汲黯

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

憚之黯言雖不用漢冐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黯庶幾無慾者與後世士大夫一為利祿所汨雖飾以仁義累千萬言豈復有是痛快令人心開目明者哉嗚呼黯所謂人中龍也

陸賈

賈以詩書説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傅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羣臣無有

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君者與

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婁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儔伍哉

蒯伍江息夫

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伍被歷歷與淮王辨初若通於漢者故史氏謂忠不終而詐雖然伍被豈能忠者哉凡傳中所述皆漢庭對吏之言歸過於君以冀免死被豈能忠者哉江充以巫蠱危

太子息夫躬以巫蠱危東平以疏陷親固之論當矣愚謂邪説之陷人皆由乘間而入故君人者不可不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萬石衛直周張

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尿袴類不近於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閹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

庶乎

文三王

三王者梁孝王代孝王梁懷王也大抵漢於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袁盎

諫趙談驂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善言也實則媿其輕已盎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晁錯

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絶無義理葢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張釋之

釋之守法識大體為漢廷尉第一于定國非其比也

馮唐鄭當時

馮唐論將數語我朝藝祖嘗用之西北諸將可為萬世

法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駬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矣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竇嬰田蚡灌夫

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班贊所謂凶德參會者也愚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横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顔力爭蚡迎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

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於蚡則萬萬矣蚡驕傲以名禍夫狠恣以成釁嬰不幸與夫交亦淪胥以敗耳初嬰以栗太子之廢屏居南山下一聞高遂之説幡然而改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聞知幾遠害之論其庶乎

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為醇儒葢謂其不專守

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路温舒

温舒一疏切中時弊葢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温舒奠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

温舒以言尚德緩刑見喜不責以獄事而遷為廣陽私府長正猶仲舒以言修德更化見喜不使之立朝而遠為江都易王相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循名責實之意果如是乎要之武帝本心實不在修德宣帝本心實不在尚德雖曰喜之非能心誠好之也二帝終身之所行已占於此時矣

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温舒耳其説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王吉所言者大體温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温舒忠信之人

韓安國

安國長厚好靖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景十三王

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李廣

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悔而廣亦自悔其殺降廣之不遇其以是與若我朝曹武惠提兵百萬不妄殺一人富貴與宋無極嗚呼盛哉

廣邊將材於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李陵

武帝區區欲侯一貳師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屑卒以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之大者柰何以人材之良民命之重為逆悅嬖妾計哉

蘇建蘇武

子卿之節千古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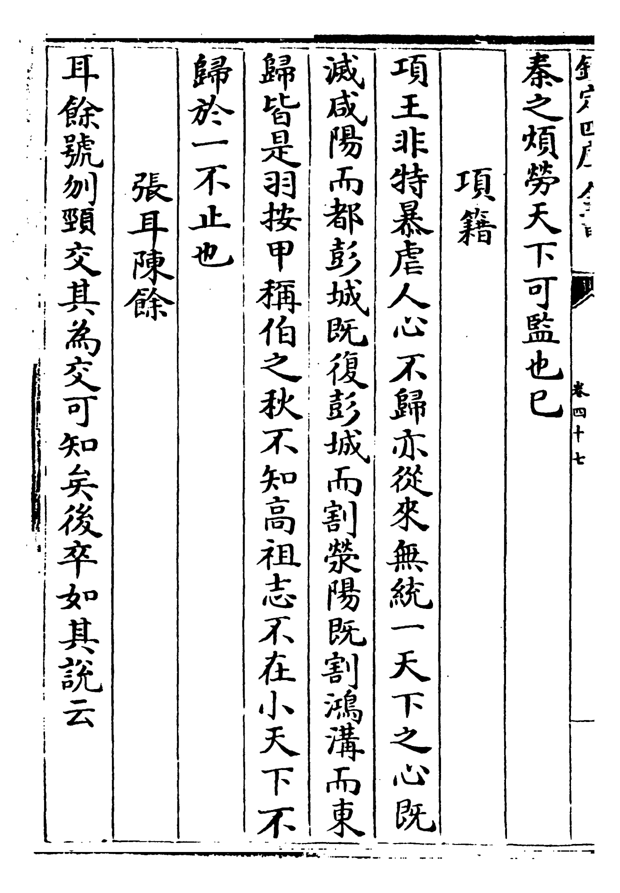
衛青霍去病

衛霍皆以戚畹用霍能大言阿意故尤見寵任要之武帝之兵從欲之兵也則亦何往而非私哉

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一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人非能禦寇乃寇之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人之罪尤著

看衛霍傳須合李廣傳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闕

陳勝吳廣



秦之煩勞天下可監也巳

項籍

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東歸皆是羽按甲稱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歸於一不止也

張耳陳餘

耳餘號刎頸交其爲交可知矣後卒如其説云

魏豹田儋韓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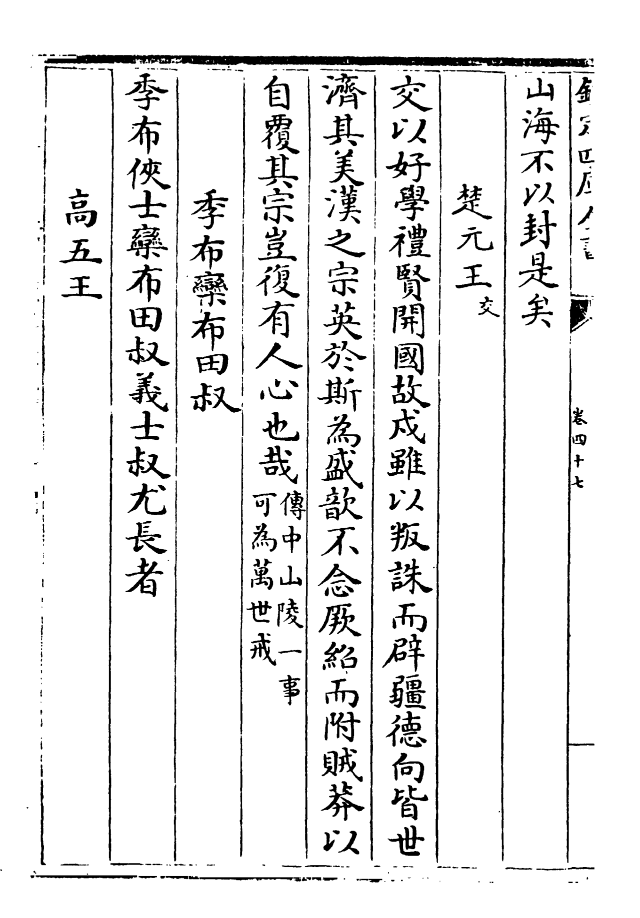
以故國之後乍起乍滅無足多論者

韓彭英盧吳

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荆燕吳

賈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吕氏封濞以近親藉其鎮撫封濞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班贊謂



山海不以封是矣

楚元王 交

交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歆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有人心也哉 傳中山陵一事可為萬世戒

季布欒布田叔

季布俠士欒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高五王

趙隱王以鴆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吕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吕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吕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皇帝子孫哉

曹參

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此所以獨不見疑於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於遠之耶

張陳王周

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樊酈滕灌傅靳周

噲勇士商亦戰功居多世謂況賣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況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耳夏侯嬰四朝驂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絳侯謀可謂知義傅寛靳歙皆戰士周緤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終宜矣

張周趙任申屠

張蒼福人周昌直諒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任任敖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於人多矣

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公孫弘

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從董仲舒膠西遷汲長孺内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姦薦顔真卿使李希烈之陰謀也亟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曰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大學曰唯仁人能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嗚呼非斯人之謂而誰謂與

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旨而僞屈耳弘亦姦哉

卜式

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吁

兒寛

寛爲内史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説傅會以贊

封禪之决卒與相如同科惜夫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周之子延年輔霍光以寛厚復孝文之舊政皆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葢前人之愆其效乃如此

張騫

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李廣利

武帝以聲色故欲侯廣利以犬馬故欲兵貳師而廣利為貳師將軍焉嗚呼其失德之參會與

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嗚呼亦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葢吾夫子病紛紛者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周衰不足以訓復約史記以修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今遷之所

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還文足以詔世遂使里巷不經之説間亦得為萬世不刋之信史斯説也闢之故師席王宗諭文貫

武五子

觀戾太子事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捭闔取寵亦以捭闔誅

朱買臣吾丘壽王

皆武帝私人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築朔方者優焉然寶鼎非周鼎之說則俳優取寵爾

主父偃

反覆傾危之士

徐樂

土傾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

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終軍

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竒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詩而告之

王褒

帝所幸宫館褒輒為歌頌太子體不安褒以誦讀虞侍

然則褒以文爲優戲者與

賈捐之

罷珠崖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楊興以躁進自罹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東方朔

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公孫賀

賀以戚畹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禄殃及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劉屈氂

戾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他察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氂當之悲夫

車千秋王訢

二人為相於博陸侯輔幼主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者世率以是議光不選任賢能而徒取其易制不知漢自武帝來宰相之具位久矣受遺詔者大司馬則宰相之實益在此而不在彼也張安世杜延年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特其不學不知宰相為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楊敞

敞具臣耳憚有行能而以自伐取禍惜乎

蔡義

王訢之徒也

陳萬年

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絞訐取憂患皆非中道

鄭弘

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宏為優

楊王孫

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贏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

也何傳為

## 胡建

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自作不靖之一端圍捕蓋主之廬以取死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 朱雲

雲狂直未得進退之中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讀元成史書悶悶者至此未嘗不心開目明若執熱之濯清風也嗚呼雲亦一時英傑也哉

梅福

福眇畆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子雲諸人遠矣

云敞

敞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莽用胡不充其所以事師者事君耶

霍光金日磾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説而忽之愚觀漢

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内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宏毅開濟之資託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賔服復廢昏立明舉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係安危

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亦何以尚玆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天資篤謹與博陸侯相上下而又不敢以夷人先中國以帝少不敢受遺詔之封其器識皆遠過於光使日磾爲光當其歸政宣帝謙讓不受時必能奉身而去之矣日磾之後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亦宜哉

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還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耶

辛慶忌

慶忌為吏所在著名而居處恭儉可謂賢矣王莽秉政辛氏遂廢其子孫又皆無負於漢云

傅介子

介子賫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賊之行於夷狄惜哉彼小人兮又何翅蝶螢之靡而已

常惠

漢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為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惠優焉葢其合諸國兵攻

黿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鄭吉

攻破車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西域都護之置自吉始

甘延壽陳湯

郅支叛漢斬其使驕慢而暴湯發諸國兵與延壽伐之

末為生事但矯制成功不可以訓

段會宗

會宗之為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信死而諸國為之立祠孰謂夷狄不可化誨懐服也哉

雋不疑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聵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葢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園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耳

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疏廣

二疏知足千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

于定國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還今亦無是矣

薛廣德

廣德見小而沽激

平當彭宣

當辭封宣乞骸皆小廉自矯非大臣進退之義

王貢兩龔鮑

四皓自潔之士

鄭子真狷介之士不為王鳳詘知人

嚴君平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

務不合即歸不爲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媿董生
而下子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爲知吉
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貢禹所告元帝皆太上質素之説亦萬世人君所當知
但當時政在恭顯不言而言此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
齒決此其爲腐儒
龔勝言董賢忤哀帝意莽秉政乞骸骨莽僭竊不以一
身事二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而不辱

其身者乎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薛方僅以智免郇越亦病去官

郇相紀逡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清於何有

韋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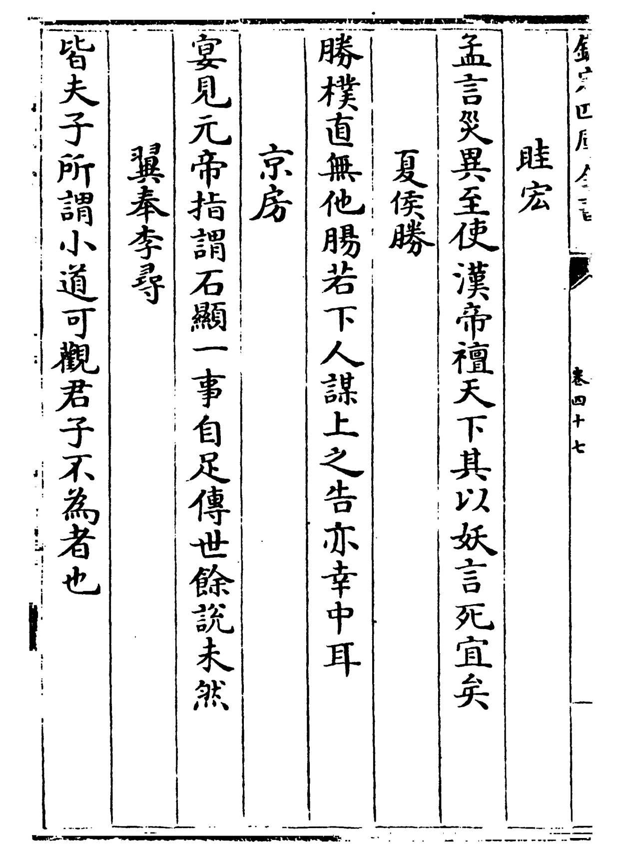
玄成失爵作詩自劾復爵作詩自著盖知有富貴而已耳

魏相

奉行便宜白四方盜賊水旱等事皆有益國家獨其持刑太嚴復霍氏之怨太過未可謂其賢相

丙吉

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寛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眭宏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禪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夏侯勝

勝樸直無他腸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中耳

京房

宴見元帝指謂石顯一事自足傳世餘說未然

翼奉李尋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為者也

趙廣漢

守頴川郡中震栗守京兆發姦如神非不一時大快人意而元氣索然矣況其善用鉤距率先以詐令相怨咎告訐成風若繩以古聖王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光死迎伺微指斬其闗謂非傾危儌利可乎疑蘇賢託其客罪賢疑禁畜教賢父上書殺畜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横可乎然則殊死之刑雖漢法太慘非廣漢自取

之而誰哉

尹翁歸

守東海東海大治守扶風扶風大治温良謙退家無餘財翁歸其能吏之賢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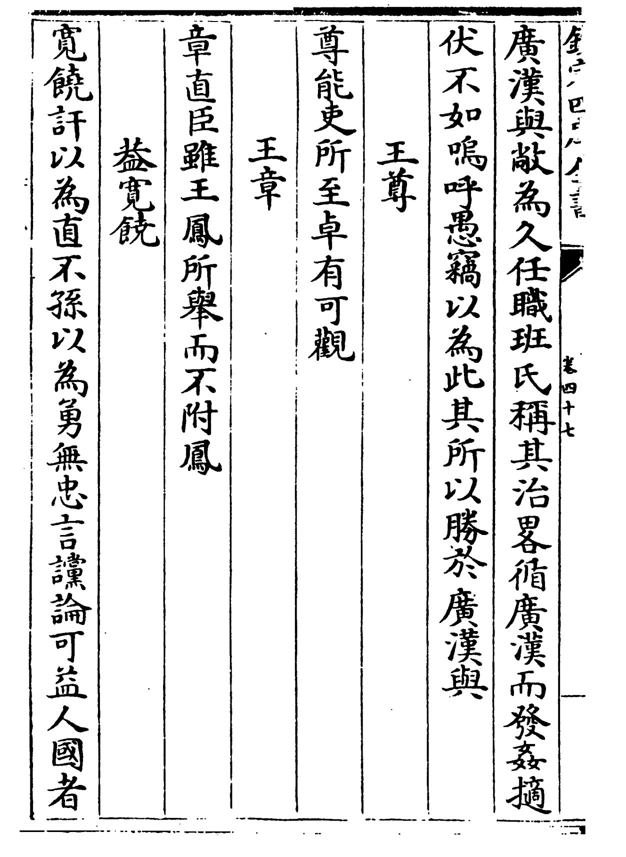
韓延壽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聘賢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之盛升降揖讓焕然三代之遺風其守馮翊也傷昆弟

之訟田移病自責訟者悔謝轉相勅厲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所謂為政以德有恥且格非與而以僭上不道竟坐棄市斯人也而有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議賢議能議功猶有可言者而卒不得免焉望之傷善忌能之罪於是大矣其後望之亦身以無罪誅君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張敞

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刑罰其守京兆也惟



廣漢與敞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略循廣漢而發姦擿伏不如鳴呼愚竊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與

王尊

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王章

章直臣雖王鳳所舉而不附鳳

蓋寛饒

寛饒訐以為直不孫以為勇無忠言讜論可益人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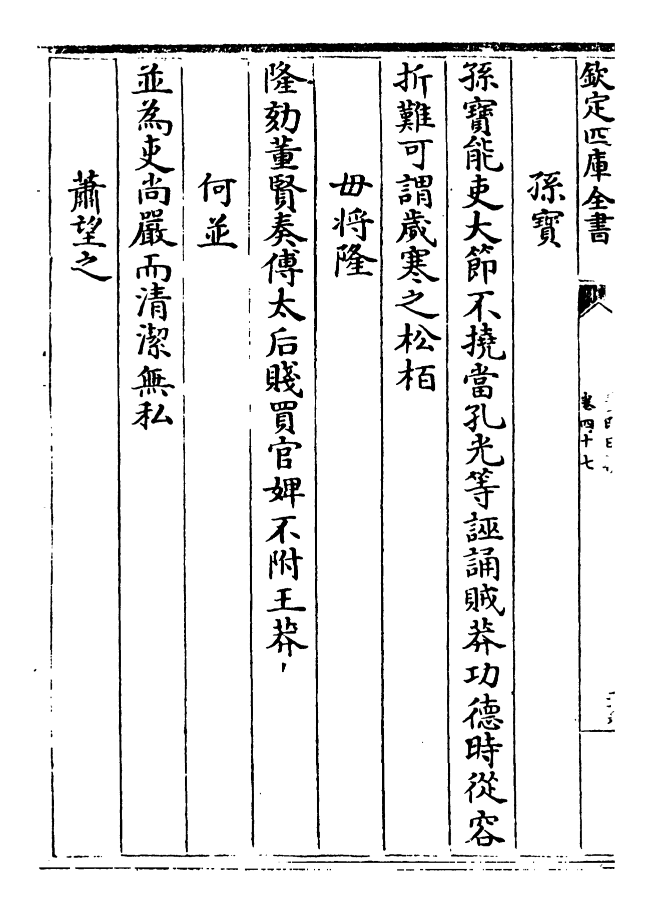
而以不得遷失意不快至發為憤激之論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與闕下之誅非不幸也

諸葛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豐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乎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

劉輔鄭崇

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孫寶

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諂誦賊莽功德時從容折難可謂歲寒之松栢

毋將隆

隆劾董賢奏傅太后賤買官婢不附王莽

何並

並為吏尚嚴而清潔無私

蕭望之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望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賢相也而輕之得無代之為御史大夫而見其寛大勝已乎不然吉為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石也而劾之得無以其代為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已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已更大赦於望之何與而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沮張敞不可為三公實

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乘田委吏為之而望之不屑郡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毫不相越而望之與宰相鈞禮古者禄以養廉周急不繼富而望之使守史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曾是而可謂社稷臣乎當宣帝時吏治雖明而高帝立國之意已失恭顯用事而元帝蠱壞之萌已形使望之為社稷臣正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以絶小人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已夫何排賢去智共為操切坐視小人之横而不問俟其羽翼

既成處優游不斷之世方與分朋植黨以爭勝負嗚呼

書勢至此雖伊呂末如之何矣况望之乎

馮奉世

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其

跌蕩之過

宣元六王

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

辭惻怛殊有益風教

佳衡

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為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為大臣坐視石顯之横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張禹

禹貪汙淫黨賣國為姦漢氏之亡於斯決矣

孔光

光不至如禹之賣國觀其忤傅太后事其心亦尚知有

是非鄙夫患失噤無一語遂成王氏之羽翼與張禹同

罪嗚呼甚矣患失之為禍慘也

馬宮

鄙夫

王商史丹傅喜

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丹忠懇卒全太子傅喜嗛虛有

識不順傅太后皆戚畹之瑞也商遭難而納女丹功成

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阿至再益堅不肯一日茍安其

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薛宣

宣吏才有餘而仁恕多愛可謂賢矣為相雖屬吏譏其無大體終亦無罪可言

朱博

博游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輙出奇譎以逆折其人以操持其下真小人之才也傅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權縱橫傅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茍順而去之博乃投機貢

諂竊取相權仰藥宜哉

翟方進

方進爲司直旬歲而免兩司隷爲相九歲中傷尤多益無益而非私意爲之大抵志於嗜殺者未有不還以自殺也方進之死何必責麗言星而後見哉

谷永

託儒爲姦爲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杜鄴

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丁傅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哀哉

王嘉

嘉之事哀帝也剛方不撓開陳婉切可謂大臣矣方帝欲侯董賢嘉上封事為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語侵及股肱嘉如是可以去矣失此不為後數月因日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户又言彼漢何等法彼哀帝何等

主而嘉可免乎哉

武嘉師丹

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丹與董宏更受賞罸愚未敢以為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茍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兎耳何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簣之賢而已哉適不幸遇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傅居三公官封帝舊諫封后父諫傅太后求尊號又諫傅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

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非耳

## 揚雄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惟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意未定歆艷相如之為又賦甘泉賦河東賦較獵賦長楊哆然不啻便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憣然自悔前日之為也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預諸儒之列矣嗚呼雄為淫辭曼語中其殆

拔足風埃脫身塵涴者乎不然西蜀又一相如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後可以言儒必出處無媿而後可以言儒漢世之儒惟董生其次王陽可耳雄美新投閣大節已虧儒於何有

按傳中皆雄自序類多文飾之辭非信史也

循吏

文翁之在蜀庶幾為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朱邑之慈祥龔遂名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於影

嚮非所謂至誠而動者乎後世從事於一切以御其民而曰古今異時教化不可復行於今也嗚呼亦弗思甚哉

酷吏

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誅班史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反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漢自高皇帝以

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强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甯成以陰刻之資而効之自甯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尹齊之屬復以事湯得志一時相師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柰何推所自來誰實昉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

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凡治道去泰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人所謂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天資剛正而疾惡太甚者盍亦少思哉

貨殖

傳首所叙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

贛叅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顔子之庶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頫拾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汙拱壁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游俠

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佞幸

此傳立名極佳謂佞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匈奴

五帝三王無富天下之心已所自治者不過千里以待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賦其土而已不過以德為天

下之共主何四夷之足患哉書所稱猾夏云者謂古苗頑不即功故思所以治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焉耳自秦去封建而郡縣之必使尺地寸天悉為已私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之廣雖使五帝三王復生於封建既壞之後亦未知所以為計矣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意量時度宜與匈奴和親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匈奴或背約入

匈逐之出塞即止使終漢之世待四夷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兵連禍結海內蕭然董生之論似過於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闢之何歟或謂宣帝以後款塞入朝皆武帝所致不一勞者不永佚帝之功居多此又不思之甚也五單于爭立癰自內作不得已而求救漢何力之有而勞師費財賞賜鉅萬視文帝之費幾倍焉是亦不得而已乎

南夷兩粵朝鮮

班史之論贊善矣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乎

西域

班氏之論贊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説謂絶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小邑聚或不滿百户實不能與匈奴相進退

外戚

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於匈

奴與既復以孝元王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孝元王后

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王莽

莽初折節為恭儉人未知其僞也哀帝立丁傅用事莽罷就國人多寃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

為新都相莽進其玉具寶劔為好休不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元壽元年賢良以日食對策深訟莽功德莽徵還京師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愚謂休可謂見於衆人之所未見者矣惜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莽平生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聲遷就飾詐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怪也夫可嘆也夫

## 叙傳

班彪王命論所以破姦雄覬倖之心深切著明猶不見聽則納履而去之當天下靡沸之時從容無媿可謂賢矣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慼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乎雖曰致命吾不信也

## 東漢書

東漢人才類過西漢西漢如董生王陽以道出處者不

過一二人其他類皆才智之士東漢則忠信篤厚之士十居八九自光武初興一時驅馳介胄者已莫不然才智者可與集當世之功忠信者可與語古人之道然東漢卒不古若者世祖鑒新莽之弊終東漢之世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噎廢食也哉

黄氏日抄卷四十七

黄氏日抄卷四十八

宋 黄震 撰

讀史三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為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下帝故授之密詔俾之除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之咼安操特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起兵於外曹既簒漢昭烈又大不得已即位于益昭烈之心何

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為他人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不過以戴漢為名而曹氏之簒漢則罪不容於天地間矣何物鬼魅竊弄史筆謂賊為帝而謂帝為賊三國志書蜀入寇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不知蜀之名其何所據乎蜀者地之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彼小人兮獨何所據而以蜀名之乎

且國之有稱號猶人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則亦未有改人之國號而筆之史者也謂其偏據與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其未能中興與元帝纍纍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居吳而謂之吳也然則蜀之號其何所始毋乃漢賊不兩立而盜憎其主人老瞞氏始改其所謂漢而私謂之蜀乎誠以漢之名尚存則天下豈容有魏魏苟明謂漢為漢則是以臣而敵君故特惕焉無以自容而人亦孰為之用

故不得不謬以蜀名之姑以自欺且以欺人也史氏實錄將以示信萬世亦從而蜀之何與史氏不得其人無責也儒生學士至今亦習聞其稱而蜀之又何與故欲觀三國之志載者他未暇責也必先正蜀漢之稱而後可

葢嘗反覆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吳皆有取天下之勢而魏未嘗有也渭濱之屯星不告變則巾幗婦人之門豈容久閉中原歸漢則江東特建武之河西

耳魏漢賊也方其不敵吳猶臣之曽謂漢室中興而吳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方赤壁之勝昭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膽落於公瑾矣公瑾之策曰母借劉氏以荆而亟取劉璋之益以及張魯之漢中誠使吳蜀盡為孫氏有則由漢中以出中原老瞞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而兵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曽謂以公瑾之才先昭烈以併荆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吳有吞天下之勢然也若魏則身為盜

賊之行已難於堂堂之陣況謀臣不過荀或一二輩非有正大之見勇將不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奔北關羽在樊城則日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甘受恥辱而不敢出下至曹丕掃國再出唯有望長江而浩歎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猶幸漢吳之相攻終得愕足而居爾

世言昭烈之漢卒為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為晉所滅耳何則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豪未

可旦夕併也司馬氏本碌碌無他長託負曹氏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取漢以取魏取魏以取吳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隨之矣魏亦烏能取漢哉嗚呼方三國之强也龍爭虎戰彼此不能得尺寸土及其衰也以一庸人談笑而盡有之世運之離合固亦有時也哉

晉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皆享國長久若漢若唐若我

本朝葢亦其然余觀晉事悲矣豈非其効尤曹操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盜天下而然與六朝之禍於兹烈矣而開之者操也嗚呼悲夫向使渭濵之帥不死豈至是乎嗚呼悲夫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嗚呼悲夫三綱淪九法斁其禍之烈乃爾儒者之論君臣之大義其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乎

士大夫風俗自東漢以激烈取禍一轉而為虛曠宅心事外自謂纖塵不我及矣然王夷甫諸人卒以此取排

墻之難至於事窮勢極方惕然悔曰向若不祖尚虛無
戮力以正天下可不至此嗚呼可監也夫愚是以知天
下惟中行之道無弊茍不得中道而與之過與不及其
弊則均若夷甫之愚暗亡身視東漢之見危授命又何
啻霄壤耶

孟子稱尚論古之人是以論其世也若論人於晉世其
當何所取乎葢晉有所謂竹林等號病風喪心人也而
王謝之賢亦或漸漬焉祖士稚之忠勇於是乎尼其行

矣不然孔孟之學明而老莊之説息則臣子不共戴天之讎此步豈容少退而可掣英雄之肘也哉善乎卞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善乎陶侃取參佐酒器蒱博之具投之於江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君子是以知壼也侃也其迷途之疾呼善乎范甯之説曰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善乎虞預之説曰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髮君子是以知甯預之説也預也其衆醉之獨醒彼有昬昬昬昬入骨髓人皆謂其

清我獨酒其濁

南史

宋

宋武之征伐宋文之政治視六朝皆優焉然急於奪晉長安既得而復失檀道濟功大見戮而用王元謨元嘉之治衰矣私心之為害若是惜夫

宋世無王佐才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之傑至齊梁以下鮮矣

齊梁

齊人才無足道梁之韋叡其臨陣勇其執事敬其律已廉其與人惠其居官明功成身退日課諸兒以學而力慕萬石陸賈之為人愚謂以叡視賈進退雖略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特一謹厚之人他無寸長何足以望叡之一二而叡顧拳拳於慕之者明哲保身之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之世而乃有若而人耶况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獨叡

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砥柱不其然乎嗚呼歔亦豪傑之士也哉

六朝乍起乍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九法斁而君臣上下之義不明也南史分國以傳其臣似矣然仕於齊者往往嘗仕於宋今日之仕於梁者他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取於分國也哉愚觀六朝惟陶淵明不事二姓其次則褚炤之議褚彦回王琳之伐陳霸先君臣上下之義章章明甚其餘紛紛若沈約之流

皆當以歐陽公五代雜臣之法處之可也至于柳元景之事未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馮道根之在梁戰勝攻取口不言功傅縡章華之在陳忠言讜論死而不悔皆六朝之景星鳳凰可以廉頑立懦彼有一論建之善一政事之修雖非顯顯而不處禪代之際不見嚮背之迹者則可各以其國附○秦皇淫侈務誇誕創為封禪遂為後世治平之禍兵革甫息瘡痍甫瘳則東封西祀之事輒興民生無復見古昔之盛皆秦皇之事禍之也

梁有許懋獨能闢而闢之掃秦漢之陋習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天人也哉

南史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條畫布置尤更可笑若其先循吏而後儒林先文學而後孝義雖粗有識者不然况其所謂循吏所謂文學者又皆瑣瑣無足云爾耶

北史

循吏

蘇瓊誠心愛民西漢龔黃之儔所宜特傳餘似不必盔

西漢書於此甚不輕予雖韓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烈女

烈女傳僅二人房愛親之妻鄭善果之母皆姓崔氏言論舉動皆合聖賢之道非北史諸男兒可及讀之三歎

藝術

萬寶常亦非三代以下樂工

隋書列傳

高穎之才之美隋室之巨擘也然富貴既極其母常切

戒之文帝時以譖而免亦幸矣彼煬帝何如主也而又事之其及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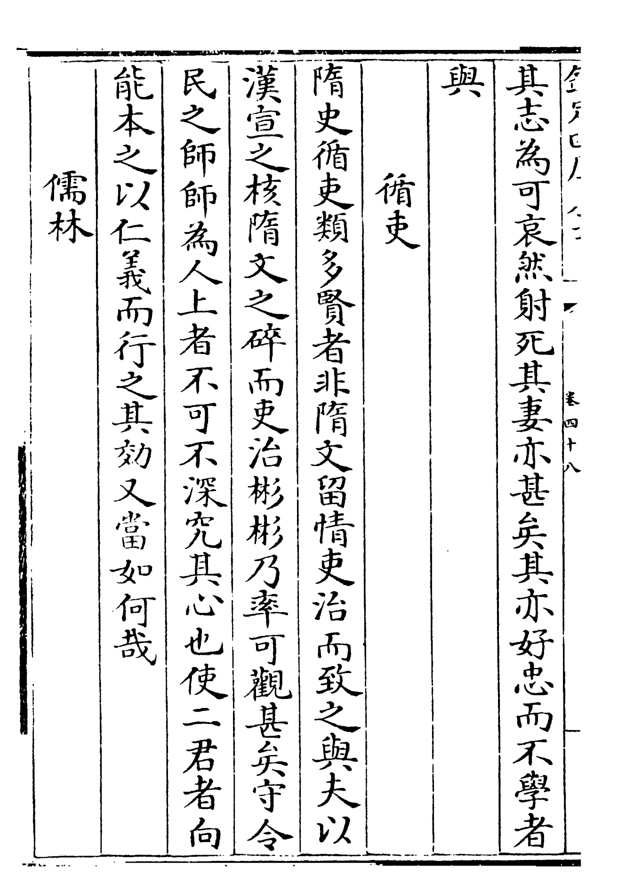
蘇威小有才從叛者屢矣而獨不從唐太宗可笑也哉

牛弘終始無累

梁毗柳彧庶幾直諒

誠節

所載大抵匹夫匹婦之為諒若奮死遼東者又皆長君之惡病風喪心之為惟堯君素當易姓之際守死一節



其志為可哀然射死其妻亦甚矣其亦好忠而不學者與

循吏

隋史循吏類多賢者非隋文留情吏治而致之與夫以漢宣之核隋文之碎而吏治彬彬乃率可觀甚矣守令民之師師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其心也使二君者向能本之以仁義而行之其効又當如何哉

儒林

劉炫劉焯之外碌碌無足數雖二劉亦文墨章句者耳輕薄無行何儒之有

文學

此傳所載尤皆粃糠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室無儒二劉可入文學傳耳餘雖删之可也王通在隋庶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與世稱魏徵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徵筆也此尤可疑

黄氏日抄卷四十八

黄氏日抄卷四十九　　宋　黄震　撰

讀史四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也天下既定雖高祖且當退爲天子之父柰何又欲授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彛泯絶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

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最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斬銑為聖不亦異乎

温造

温造勁烈士也然定興元之亂斬人八百淫刑甚矣

姜確

姜確磨班超碑而自刻其功有德者不為也姜皎殆漢

所謂佞幸之流與

李嗣真

李嗣真以程嬰杵臼對武氏之女可以言社稷功矣杜伏威一降盜耳高祖位之元吉之上何哉唐之所謂禮法也

李靖

李靖為將材氣遠過衛霍而志識則無以異也其孟子所謂我能為君戰必克者與

李勣

陳平王諸吕李勣册武氏其罪則均而陛下家事一語遂為後世佞臣之口實為庸君肆無忌憚之故智罪尤不勝誅嗚呼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惜哉

侯君集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兄弟盛彦師盧師尚劉世讓李君羡皆乘時奮起無一令終葢行軍用兵而不知有仁義

之説以將之未有不適以自禍者也

房𤣥齡

房𤣥齡謀臣而守正死不忘忠諫然所以爲社稷長計者未聞也

封倫裴矩

世稱封倫裴矩詐足以亡隋而智足以興唐愚謂裴矩入唐粗知革面倫長惡不悛於興唐何功觀其於太宗父子兄弟之間可見矣向使其言一售又安知其不又

亡唐耶

李義琰

李義琰既諫高宗以武氏攝國旋又慕疏廣之為當諫而諫之知其終不可救而去之非賢智而能之乎

裴行儉

裴行儉才敏之士知武氏之立為憂之始乃不諫不去而生事夷狄以為功陋矣

婁師德

婁師德立賊后之朝而能以功名始終後世稱其賢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矣

徐有功

徐有功志士仁人何施不可世每以張釋之較優劣徒見其司刑故耳

狄仁傑

狄仁傑社稷臣

裴炎

裴炎受高宗顧命而以一語之失廢中宗自李勣至炎有唐再失託孤之任矣國欲治得乎嗚呼甚矣伊霍孔明之不世出而事莫難於託孤也哉

王慶之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後李昭德立笞殺之凛凛乎古大臣也哉

張柬之

張柬之言諸葛亮御遠夷法三代遺意也

姚崇宋璟盧懷慎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人孰不知其為有唐之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僕小人論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夫姚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慎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而崇之才即懷慎之才矣此固人情之所甚難古人之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之伴食必其依阿無恥懷禄苟安則可爾懷慎身位上相家無儋石孜孜體國

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矜炫目前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為唐計真當於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柰何反譏其伴食哉

嚴挺之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天理人慾之辨昭然如此豈不誠大丈夫哉

裴諝

裴諝不對権酤之問懐利以事君者能之乎

李林甫

唐世宗室相者九人惟失之林甫耳劉知幾吳兢號唐史之巨擘然後世無述焉豈文承八代之陋與

王忠嗣

王忠嗣名將然石堡城之不可取又强勉以助其役唐監公論之精矣史臣謂其拙於謀身何等法語耶

## 宇文融

宇文融以材智之士而為聚斂之首甚矣材智之足以誤身而擇術之不可以不謹也

## 李光弼

李光弼古今名將而魚朝恩程元振忌娼之史臣不恨時君偏聽之過而亦責其拙於謀身何哉

## 李晟

李晟之收京師李愬之平淮蔡皆兵不血刄而成功三

代仁義之將寥寥千百載無聞矣而西平王之父子有焉嗚呼是豈特戡定禍難而已哉其為唐室祈天永命固結人心之助於斯為大矣

陸宣公

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李德裕至韓偓傳

德裕以其君中興天下而鄭肅與之同心輔佐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而

德似過之矣豈不誠賢宰相哉鄭綮不特自知之明不
敢忝相位迹其平日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
不敢犯亦自有大過人者不謂之賢相不可也
論大臣未觀其事業先觀其進退未有進退之迹不明
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之綮之
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
以持之綮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之
迹如此不賢而能之乎此愚讀史至綮傳未嘗不遐想

而三歎也

馬植至王潮傳 列傳終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之益功成身退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蓋自餘慶以下鄭氏之相唐者八人 闕

嗚呼不其盛與我思古人烏得不為之三歎

忠義傳

張雎陽提疲卒數千抗強虜十萬四百餘戰無挫衂天下奇才也保雎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有唐藉以中興焉天下奇功也一死雎陽餘事耳不當徒以其死節言

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隱逸傳

唐史以隱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輕為民父母者哉天地生才國家養士正為何事孔子歷聘孟子游

說果為何說而惑於莊生寓言之許由哉且隱逸者獨善其身之名也唐隱逸惟孫思邈志行修潔言論可法無媿於隱逸之名其餘不為清談則為沈湎又否則為道士異端之學敗禮傷教於斯為甚使唐之大體不正又一西晉矣曾是而謂之獨善可乎就使其能獨善是其志不伸於時澤不加於民德雖未必與達者異而功則不得與達者伍隱逸之不先循吏亦昭昭矣況其不能獨善而可先之乎不可先而先之得無傷政教之實

而長行怪之風乎愚故疑而識之以諗同志者

儒學傳元許衡至許康佐終焉

排二氏以續孔孟之絕約六經以起八代之衰唐之儒學孰有加於文公乎若訓詁之學則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用意亦良苦如漢馬鄭之流矣今唐史凡議一制度之沿革一俎豆之隆殺者皆謂之儒甚至修姓氏之學者亦預焉嗚呼是何儒學之褻哉

文藝傳

論者謂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不止文辭間不當與沈宋諂諛者伍愚亦謂李翰表上張巡之功狀使巡大節白於世邪説不得行而朝廷之賞當其功益義士也有關於風教者也當傳之巡遠之後而不當傳之文藝之列若駱賓王從徐敬業亂而亦不失文藝之名或者以其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託此二語有足以聲賊后之罪與

烈女傳 房玄齡妻　止楊烈婦

楊烈婦厲其夫以死守陳州而身執爨以享士士大夫為王官而佐其長者當何如也鄒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平州不下賊然則謂士卒罷脆不足用者天下安有此理也唐史自高叡妻秦氏以下七人或死不降賊或嬰城死守或歃血赴難磊磊落落與海岱爭雄與雪霜爭嚴與日月爭明何物女子迺爾壯健人生七尺男子軀盍自激昂哉

外戚宦者傳酷吏傳

按三者之名雖為唐之姦則一然亦無一獲自全者彼

小人兮何利為此

漢世酷吏往往多黠特之才足以使盜賊屏息夷狄畏

憚其後有以慘虐助椎剝濟武帝之私欲者益流弊耳

若唐之酷吏則不然一時奴隸小人竟據風憲要地為

賊后除唐之宗室大臣以滅唐之宗廟社稷使天不生

張柬之唐且一絕而不復續故愚嘗妄論來俊臣之流

當稱賊臣傳不止酷吏而已

李昭德撈殺侯思立與笞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忠憤其事之難其功之大視漢申屠嘉百倍

仇士良戒其徒毋令天子暇暇則觀書親儒生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嗚呼是誠何心哉然愚嘗謂士良陰用其術雖有損於一時史臣明記其言實有益於萬世使有天下者常書士良傳一通揭之座隅朝夕觀省焉彼挾士良之術者又安得而售乎

五代史

一行傳

歐陽公之為五代史既分國為之傳又傳死節又傳死事又傳一行其汲汲於賢人君子如淘金於沙捜擇無所不至其存心亦甚厚其用意亦甚勤矣然觀一行傳惟石昂之去就李自倫之孝友足以當之若鄭遨張薦明一道士耳謂其過於石門荷篠殆未知其所安程福贇以忠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為難矣今以為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於過舉於義尚有當審處者

唐六臣傳

著唐臣於五代以見空國無君子而後國隨之欲空人之國者必先為朋黨之說以空其君子也其垂戒之意深矣嗚呼其亦有感之言與

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

按張承業大唐之忠臣非五代臣也

雜傳

按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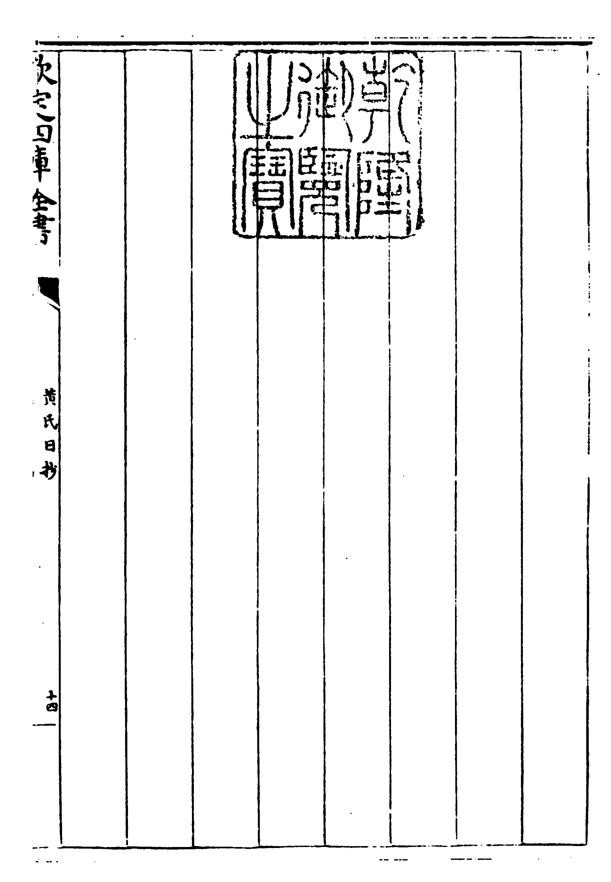
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亦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於臨刑者為唐守節而死耶

李愚至趙延義雜傳

按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材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貧至無屋以居又欲依古以創理則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惟知土木兼并之是務者滔滔又皆粥飯僧罪人也吁

十國世家

按十國除劉旻為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趙獨平亂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而有之安靜百年以歸真主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故方是時天下皆糜爛於爭戰惟兩浙不知為五代可不謂有大功於民也哉然則牛斗之祥夫豈偶然而歐公於十國乃獨譏吳越之虐嗚呼不猶愈於吳蜀荆閩日夜驅臣於鋒鏑者乎


乾隆御覽之寶

黃氏日抄卷四十九